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六十一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六十一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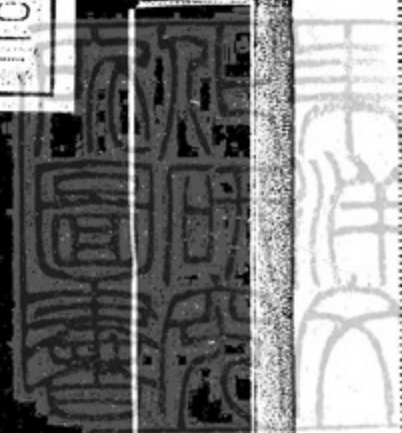
漢高祖

附田儼 彭越 陳豨 吳芮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晉書 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一

文帝楊堅子廣

附 李密檄

文帝楊堅武川鎮人也父忠從宇文泰起兵關西
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隋國公堅為人龍顏額上有
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沈深嚴重以父勲授驃騎大將
軍加開府周明帝即位授小宮伯帝嘗遣善相者趙
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堅曰公
當為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善記鄙言武帝即位
襲爵隋國公武帝聘堅長女為太子妃益加禮重齊
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



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為將耳內史
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
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堅甚懼深自
晦匿建德中率水軍三萬破齊師於河橋明年從帝
平齊進位柱國除定州總管遷亳州總管宣帝即位
堅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大丞右司武俄轉大
前疑周宣每巡幸恒委以居守時周宣為刑經聖制
其法深刻堅以法令滋章非興化之道切諫不納堅
位望益隆周宣頗以為忌時周宣四幸女並為皇后
爭寵相毀周宣每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命左

借奸
資之

右曰若色動即殺之堅容色自若遂為時以襄國郡
為趙國上黨郡為代國濟南郡為陳國武當安富為
越國新國郡為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
王盛代王達滕王占並之國堅私謂汝南公慶曰天
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
就國會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大
象二年五月以堅為揚州總管將發暴足疾而止乙
未周宣病暗不能言時靜帝幼冲前內史上大夫鄭
譯御正大夫劉昉以堅后父眾望所集遂矯詔引堅
入侍疾因受遺輔政都督內外諸軍事堅恐周武諸

王在藩生變稱趙王招將嫁女於突厥為詞以徵之
已酉周宣崩陳王純將鎮齊州堅使門正崔彭徵之
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執鎖之因大
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八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
然於是五王皆至長安初堅受額命使人謂御正下
大夫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
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譯
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
見處德林曰宜作六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
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為

丞相府時衆情未一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
之東宮百官皆未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
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且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
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
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堅入賁遂典丞
相府宿衛以鄭譯為丞相府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
林為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周宣時刑政峻酷者堅
悉更以寬大之制天下歸心矣堅夜召太史庾季才
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
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上之符兆已定季

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頰之事乎堅默然久之
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
勢必不得下勉之六月趙王招陳王純越王達代王
成滕王卣並至長安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迥位望素
重恐有異圖使迥子惇奉詔書召之會葬迥知丞相
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集文武士民登城北
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
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於
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以匡國庇
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

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奉以號令堅發關中兵
以韋孝寬爲行軍元帥崔弘度楊素等皆爲行軍總
管以討迥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迥之弟子也所得迥
書表送之尋亦從迥迥所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滄
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申楚漳
徐兗東平諸州皆據城應迥又遣將攻拔潞州襲陷
鉅鹿遂圍恒州攻汴州又遣將帥青齊之衆圍沂州
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
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拒之堅使
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爲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

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熨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慰
安天下又以十三環金帶遺堅十三環金帶者天子
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陳穆意穆兄子崇為
懷州刺史初欲應迥後聞穆從堅慨然太息曰闔家
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既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
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周以丞相堅都督
中外諸軍事鄆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迥堅以
柱國王誼為行軍元帥以討消難趙王招謀殺堅邀
堅過其第堅齎酒殺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員貫及
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

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大將
軍弘與元胄坐於戶側弘元胄皆有勇力為堅腹心
酒半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曰府
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爾何為者叱
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
不善之意耶卿何猜驚如是招僞吐將入後閣胄恐
其為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稱喉乾令胄就厨取
飲胄不動會滕王道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
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為胄曰兵馬皆
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

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
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
得出堅及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
堅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
不可勝計周滕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李圓通常
保護之由是得免於是誅越趙二王韋孝寬引軍壁
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惇帥衆十萬軍於沁東會沁
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啓丞
相堅云諸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餽
金軍中恠恠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鄭譯謀

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
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
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
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鄖公
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
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素爲諸將所信服
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
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高頰請
行堅喜遣之頰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
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

聖賊
智能
最敵
人之
交

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消難以鄖隨等九
州及魯山等八鎮降陳遣其子末為質以求援八月
陳以消難為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詔沔漢
歷陽南兗州三路進兵周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堅
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堅以梁睿為行軍元帥以討
謙梁主啓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堅執莊手曰
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
猥蒙顧託梁主奕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
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
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

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曉以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
要地擁強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扶

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迥雖曰舊
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
之才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
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
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高頴至軍為橋於沁水
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械頴豫為土狗以禦之惇布陣
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
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渡頴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

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迴
與惇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
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迴弟勤帥兵五萬自青州赴迴
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
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
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
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籍聲如
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
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崔弘度妹先適迴
子爲妻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

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迴曰頗相識否今
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
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
堅極口而自殺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阮之勤惇
東走青州未至追獲之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
迴志年衰老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率爲長史達率
文士無籌畧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梁主聞迴
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周王誼
帥四總管至鄆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甌山二鎮
奔陳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擊王謙謙分命諸將據

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睿自劍閣入進逼成都謙令裨將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敗裨將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令王寶執之睿斬謙劍南平隲劍閣之險以絕好亂之萌焉九月堅進大丞相殺陳王純堅進大冢宰五府總於天官十一月辛未殺代王達滕王逌十二月甲子進爵爲王建隋國備九錫之禮大定元年二月壬子堅遂篡位降封周靜帝爲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公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

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篡位憤惋愈甚隋主內其意之改封樂平公主久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潁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德林由是品位不進後竟坐讒謫死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葬於恭陵以其族人洛爲嗣隋置河北道行臺於并州以晉王廣爲尚書令置西南道行臺於益州以蜀王秀爲尚書令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蒞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選貞良有才望者爲之僚佐上性猜忌不悅學旣任智以獲大位因

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内外有過失
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汗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
犯立斬每於殿延捕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
事揮楚不甚卽命斬之尚書左僕射高頴治書侍御
史柳彧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獄之
地上不納頴等乃盡詣朝堂請罪上顧謂領左右都
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
下杖大如指撫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死上不
憚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後楚州行參
軍李君才上言上寵高頴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

內無杖遂以馬韉捶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
甚又於殿內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竟於
殿廷殺之上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十三年二月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使楊素監之
素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記室封德
彝爲土木監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
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填坑坎
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帝以盜賊繁
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卽
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

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若耶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
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
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帝
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
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
祖諫又殺之將作寺丞以課麥苑遲晚武庫令以署
廷荒蕪左右出使或受牧宰馬鞭鸚鵡帝察知並親
臨斬之帝旣喜怒不恒不復依准科律信任楊素素
復任情不平與鴻臚少卿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
中有馬屎又衆僕於氈上擣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

令及擣蒲者皆杖殺之播陳延幾死秦王俊幼仁恣
喜佛教嘗請爲沙門不許及爲并州總管漸好奢侈
違越制度盛治宮室俊好內其妃崔氏弘度之妹也
性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死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
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廢絕賜死於家左武
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
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楊素復諫曰秦王之
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見之父非兆
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置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爲
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

許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為太子仁壽二
年廢子蜀王秀為庶人三年龍門王通詣關獻太平
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四年帝寢疾僕射楊素兵僕
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召太子入宮
殿中陳夫人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
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
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狐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呼
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素
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
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

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
有異議帝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世法王府
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
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文帝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
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末吉自稱有姑字苦桃
嫁為楊忠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
柱國太尉封齊郡公諡曰敬外祖母桃氏為齊公夫
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末吉襲爵
留在京師及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末吉性識庸劣

堅以
外戚
寡將
無猜
於呂
氏乎
永吉
道貴

可謂
以全
得全

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從父道貴性尤頑駮言
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畧無
感容但連呼帝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娒後
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耻之乃命高頴厚加供給
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爲濟南太守令卽
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
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游宴庶僚咸
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煬帝廣大業元年詔楊素與將作大匠宇文愷營
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
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嶠道開麥冊道敕內
史舍人封德彞等營顯仁宮南接早澗北跨洛濱發
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
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命尚書右丞皇甫議
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
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
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

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徃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臯北至河南相望於道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州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綠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

沼內亦剪綠爲荷芰菱芡乘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秋八月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廟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青鳧凌波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

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八擢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官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二年春正月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儀同二月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儀同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皮弁

用漆紗爲之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斃毳之用者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斃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毛羽所役工十餘萬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亘二十餘里三月上發江都自伊闕陳瀍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

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武之盛近世莫及也秋
七月太子昭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
日八月封皇孫倓爲燕王侑爲越王侑爲代王九月
立秦孝皇子浩爲秦王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
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置回洛
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初高齊
溫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
譯奏徵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
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
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奉括天下周齊梁陳



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
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
於芳華苑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
龜鼉龜鼈水人蟲魚徧覆於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
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歛
然騰過左右易處又有神鼈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
化伎人皆衣錦綉繒綵舞者鳴環珮綴花眊課京兆
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爲之空竭帝多製豔篇令樂
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
齊氏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

貴汝宜自修謹三年四月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車駕北巡過鴈門自榆林出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爲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初突厥啓民可汗微弱爲隋高祖所立及尚義成公主至是啓民與公主來朝行宮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車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上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一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

帝幸啓民廬帳啓民捧觴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頽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與甚厚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詎知帝好遠畧諸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汎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

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共壅遏故胡貢不通今
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
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勿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
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
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
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
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
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
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迎送糜費以萬萬計令中
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秋九月詔發丁男

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築之
二旬而畢高頰賀若弼皆坐誹謗朝政被殺四年正
月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
於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三月車駕幸五
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
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
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帝無日不治
官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
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
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州之北

汾水之源營汾陽宮秋七月發丁男二十餘萬復築
長城自榆谷而東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
人五年正月禁民間兵器鐵叉搭鉤攢刃之類皆禁
之改東京爲東都上自東都西還二月車駕至西京
三月西巡河右幸扶風舊宅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
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上大獵於拔延山長
圍周亘二十里入長寧谷度星嶺至浩亶川以橋未
成斬都水使及督役者九人數日橋成乃行遣將圍
吐谷渾可汗伏允於瑟瑟伏允以數十騎遁入党項
其大酋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帝謂侍臣曰自古天

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
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帝至
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
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帝至燕支山伯雅
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
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誼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
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
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
之地上大悅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
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

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有奇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四千八百餘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帝謂裴矩有經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途險遠及遇寇鈔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郡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赦天下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

馬於其上得龍種乃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効而止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雨晦冥飢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車駕入西京冬十一月復詣東都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自潘州刺史召還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拜司隸大夫將罪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天下以爲寃六年正月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

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爲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籍以龍湏席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徹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爲何市人慚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

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爲忠曰惟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疑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嘗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與千牛左右宇文暉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敕燕王倓與鉅暉及高祖嬪爲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卽從之宴飲

更相勸侑酒酣殺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晶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二月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三月帝幸江都宮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謂侍臣曰張衡曰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出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煩城因帝巡幸得謂帝帝惡衡不損而後以為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

且還郡復遣之榆林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衡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奏之帝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除名為民衡既放廢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衡妾告衡怨望謗訕朝政詔賜盡于家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以王世克領江都宮監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官草頓欲東巡會稽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先是高祖命漢王諒討高麗軍出臨

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之食復遇疾疫水軍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師還死者什八九至是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寇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士高麗王元懼藩禮

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七年二月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瘦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上生蛆死者什三四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先是詔總徵天子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

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鑛手
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
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幙令兵士自挽之
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
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接千餘里載兵
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
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又發六車夫
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迢途險遠不足克糶糧
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
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

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群盜鄒平民王簿擁
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
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
歸之平原東有豆子鮪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
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家於其旁累世任官
貲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
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
亦藉無賴少年入高雞泊中為羣盜自是所在羣盜
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敕都
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决然莫能禁止初

西突厥阿波可汗爲葉護可汗所虜國人立鞅素特
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子處羅可汗立其母
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
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
處羅多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裴矩聞西突
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帝遣司朝謁者
崔君肅齎詔書慰諭之處羅見君肅甚踞受詔不肯
起君肅謂之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爲二每歲交兵積
數十歲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其勢敵耳然啓民舉其
部落百萬之衆卑躬折節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

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共滅可汗耳
羣臣咸欲從啓民之請天子旣許之師出有日矣顧
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
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
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向夫人爲誑天子必
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提
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柰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
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爲墟乎處羅矍然而起流
涕兩拜跪受書因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及帝西巡
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國人

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稱射匱向善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爲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若反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

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緣道被劫寓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處羅來朝於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見之晚帝以溫言慰勞之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怏怏之色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爲三使其弟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於會寧又使特勤大柰別將餘衆居於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

從車駕巡幸賜號昌婆那可汗賞賜甚厚及煬帝弒
處羅降唐後為北突厥使者所殺而射墮竟為可汗
八年正月天下兵皆集涿郡凡一百二十三萬有奇
三月上始御師進至遼水六月幸遼東城南七月進
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
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亡失
蕩盡九月車駕至東都九年正月詔徵天下兵集涿
郡始募民為驍果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
留守西京二月帝復議伐高麗三月幸遼東命民部
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起齊

郡王薄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
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眾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
萬人山東苦之初楊素恃功驕倨或失臣禮帝心銜
而不言及素卒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素子
玄感知之內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諸弟潛謀
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為將領帝
喜寵遇日隆頗與朝政至是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
故為逗留欲令諸軍乏食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
將入海趨平壤玄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
稱護兒反玄感入黎陽大索男夫移書傍郡以討護

史記卷之二十一 附錄
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
五千餘人篙稍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
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
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
歲乃勒兵部分玄感遂引兵向洛陽遣弟玄挺將千
人爲前鋒先取河內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
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弟玄挺逾却山南入玄感將
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
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
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度洛南營於漢

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
弘策出自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太半玄挺
亦不追弘策退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
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太陽門
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於玄感玄感每誓
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
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
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爲
書遺留守樊子蓋數帝罪惡云爲廢昏立明玄感盡
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代王侑使衛文

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玄感屢破之玄感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爲之死由是每戰多捷衆至十萬文昇衆寡不敵死傷且盡乃更進屯卬山之陽與玄感決戰會楊玄挺中流矢死軍乃稍却是時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爲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玄感粗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寢成亂階耳帝夜召諸將使引

軍還資械委棄衆心恟懼無復部分高麗覺之然疑其詐經二日乃出兵追躡而不敢逼帝遣宇文述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即日回軍帝時還至涿郡亦已敕護兒救東都是時將軍李子雄坐事懼誅奔玄感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李密密曰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乃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屈突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子雄曰

通曉習兵事若一得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使不得濟玄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通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爲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子雄曰援軍益至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玄感引兵西趨潼關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太守蔡王智積欲以計縻之使不得進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埤詈之玄感怒留攻之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等軍追及之玄

感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一日三敗乃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追兵執之帝使御史大夫裴蘊與留守樊子蓋按玄感黨與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蓋知天下人不欲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蘊復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殺三萬餘人枉死者大半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阮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琊王胄俱坐徙邊綽胄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

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
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
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
爲天子矣帝從容謂秘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
諫若位望過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
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
基之弟也先是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
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
返今已罷弊復爲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

郡縣捕之急及玄感反餘杭民劉元進舉兵應玄感
於是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而吳郡朱燮晉
陵管崇亦聚衆寇掠江左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
趙六兒將兵萬人屯陽子分爲五營以備南賊崇遣
將渡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衆
益盛至十萬已而劉元進帥其衆將渡江會楊玄感
敗朱燮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
崇俱爲尚書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
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吐萬緒將
兵討之又有唐縣人宋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

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
事泄伏誅并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
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
然奉之因舉兵反衆至數萬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
之劉元進攻丹陽爲吐萬緒所敗解圍去緒進屯曲
河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衆大潰死
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爨管崇等屯毗
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
圍之元進爨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
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戰無不捷然百

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
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
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徵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
遣江都丞王世克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克渡
江頻戰皆捷元進爨敗死於吳其衆或降或散世克
召先降者於通玄寺瑞象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
散者始欲入海爲盜聞之旬日之間歸首略盡世克
悉阮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
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克有將帥才益
加寵任是歲詔爲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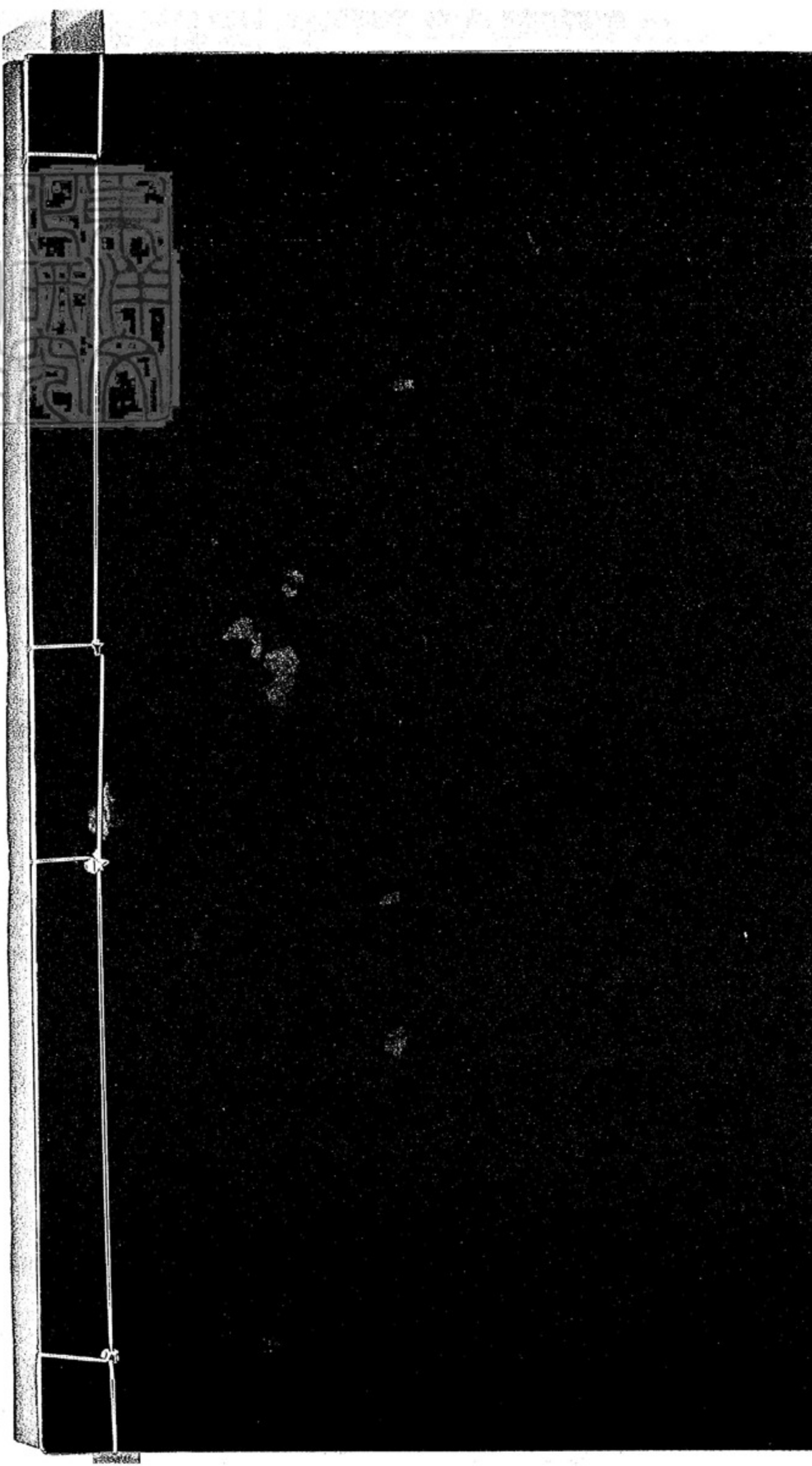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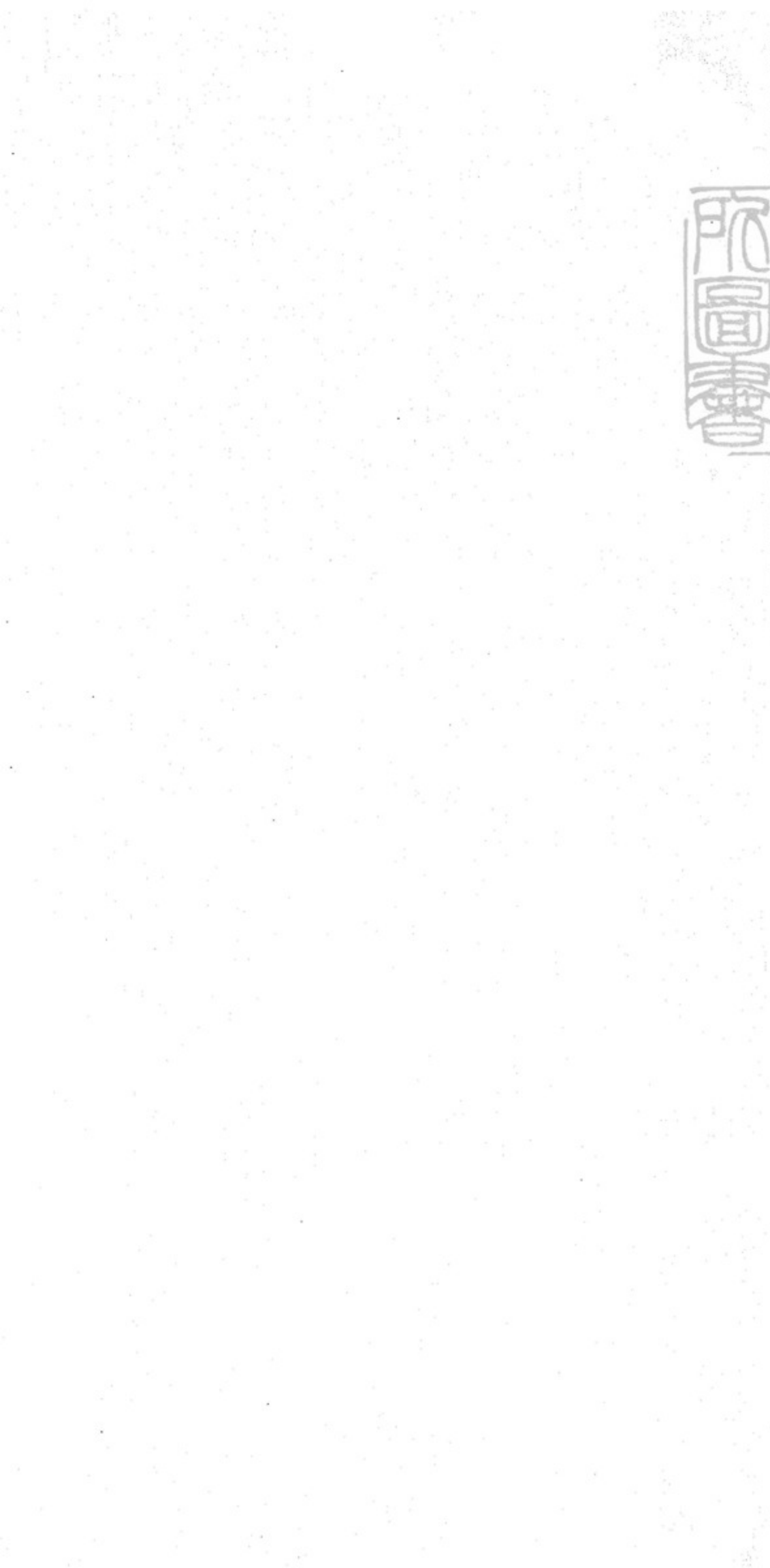
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惡任情矣十年三月帝復
伐高麗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七月車駕次
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
弊王元懼遣使乞降帝大悅召諸將班師十月還西
京仍徵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
竟不果行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河南
討捕使張頊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
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舉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
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
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頊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

人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
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
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奔還
頊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
無筭十一年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詔民悉城居
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初高祖夢洪水沒
都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穆卒高祖以渾爲
穆嗣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帝以其門族強盛忌之
會有方士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凡姓李
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嘗面

告之冀其引決虎將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敏及宗
族三十二人殺之三月帝行幸太原四月幸汾陽宮
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而
居之八月帝巡北塞是時啓民可汗死子始畢可汗
立初裴矩以始畢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
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
而漸怨突厥之臣胡悉多謀略爲始畢所寵任矩詐
與爲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遣使詔始畢曰胡悉叛
可汗來降我已相爲斬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至
是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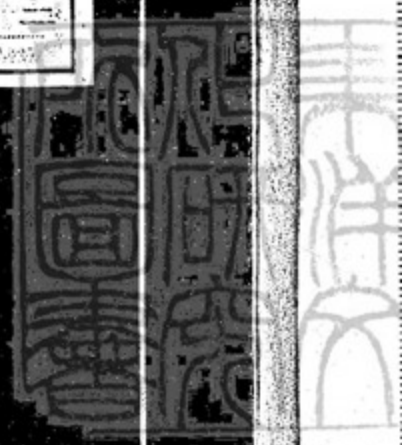


所
圖
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告變車駕馳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突厥圍
鴈門上下惶怖撤民屋以爲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
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
十九唯鴈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上大
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
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
彼之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民部尚書樊子蓋
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
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諭
以不復征遼厚爲勲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

侍郎蕭瑀以爲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何有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旣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爲戰矣瑀皇后之弟也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勲勞乃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司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

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惟口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九月車駕還至太原蘇威言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帝至東都顧坊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曩日平陽豈感殺人尚少故也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

中兵數萬擊絳州賊等子蓋不分滅否自汾水之北
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坑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為
盜詔以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李淵伐之有降者淵引
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他郡
十二年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
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詔毘陵通守集十郡兵數
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
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
稽會亂不果成三月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
命學士撰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

袞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鐘磬箏
瑟能成音曲是時羣盜朱粲引兵轉掠荆沔及南山
郡縣而張金稱陷平恩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
安鉅鹿清河諸縣粲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
孑遺四月大業殿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
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恒驚悸云有
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
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計一納言蘇威
引却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
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

且徃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
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
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
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
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
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
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
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
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黃
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

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
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
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
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帝憫而
釋之曰未忍卽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七月江
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朝
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
極諫卽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
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郁總留後事帝以詩留別
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

盜賊充斥於建國。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怯。」車駕至鞏，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之而行。至汴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海陵，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光祿大夫陳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十月，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及即位，以爲太僕少卿。帝幸榆林。

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已解衣，辨髮旣而釋之，賜述爲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唯化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以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韋城翟讓亡命於瓦崗，爲羣盜聚，盜至萬餘人。時又有濟南王伯當、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鄱陽賊帥林士弘自稱皇帝，國號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爲所有。詔以李淵爲太原留守，張金稱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

隋將帥敗亡相繼帝遣太僕楊義臣討金稱金稱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為郡吏所擒餘眾皆歸竇建德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嘆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又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

其兵由是復盛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眾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克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

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為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倉猶克物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克密為帝簡闕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河間賊帥格謙擁眾十餘萬據豆子齧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克將兵討斬之謙將高開道收其餘眾寇掠燕地軍勢復振恭帝義寧元年正月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奮擊大破之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漳南盜竇建德自稱長樂王魯郡賊帥徐圓朗攻陷東平分兵

略地自瑯琊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叔郡丞據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僭即帝位國號梁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世恭自稱太守亦附突厥突厥始畢以武周為定楊天子師都為解事天子汾陰薛舉劫金城令發兵自稱西秦霸王是時李密翟讓起兵襲興洛倉破之讓推密號魏公遂帥眾據回洛倉以逼東都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眾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

戲歎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
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
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
羣盜所殺由是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
審言多合意特爲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爲比親黨憑
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
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
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
而不奏鞠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
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五

月唐公李淵舉兵於晉陽武成鳳鷹楊府司馬李軌自
稱河西大梁王置官屬並擬冊皇故事驍果從帝在
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
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悉召江都
境內寡婦處女集官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
自首卽以配之李淵引兵趣長安迎代王卽位遙尊
煬帝爲太上皇進封淵爲唐王唐高祖武德元年帝
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美
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
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

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
幅巾短衣策杖步遊遍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
唯恐不足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吳語常夜置酒仰
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入圖儂然儂不失為長
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沉醉又嘗
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
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已
亂無心北歸欲都丹陽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虞
世基等皆以為善門下錄事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
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

耳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
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
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
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竇
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而亡者猶不止帝
患之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帝使領驍果
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
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
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柰何又聞關內淪沒李孝常
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

無比慮乎二人皆懼曰然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
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虎牙郎
將趙行樞直長許弘仁城門郎唐奉義勳侍楊士覽
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
畏避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
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
人復白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
徒令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
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
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

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竇賢取死耳
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
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因請以智及兄右屯
衛將軍化及為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駑怯
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德戡使許弘仁入備身府
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欲因享會
盡鳩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反謀
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為皆曰唯將
軍命是日風靈晝昏曠後德戡盜御廄馬潛厲兵外
是夕元禮裴處通直閣下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

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至三更德戡於東城
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
誼置問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
內外隔絕帝以爲然智及於城外集千餘人劫候衛
虎賁馮普樂布兵分守衢巷燕王倏覺有變夜穿芳
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命懸
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
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自門將數百
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
開東門驅殿內宿衛者令出皆投伏而走右屯衛將

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勢
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愼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
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爲亂兵所殺千
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覽門叩閣請曰
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
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
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
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官魏氏爲帝所
信化及等結之使爲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
出外倉猝之際無一人在者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

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閣
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
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牕扉謂行達曰汝欲殺
我耶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
虔通本帝爲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
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
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爲上江米船不
至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
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俛首據
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廟堂號爲丞

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
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
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
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曰
已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
侍帝嘆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
不息外勒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
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
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及何乃
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

人化及又使封德彞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彞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甕貯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宮人撤漆牀板為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驍果營化及弑帝欲奉秀立之眾議不可



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恒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曰得非阿孩耶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為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等難將作江陽長孫惠紹馳告裴蘊蘊與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蘊歎

史記卷之二十一 隋煬帝 四十五 教

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
以身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屬
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為驍果娶婦及亂作賊皆曰非
裴黃門之罪既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得免化及
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
集衆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
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
攝政闔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
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
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

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
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臥不
食十餘日而卒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
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仍以兵
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為左僕射士及為內史令裴
矩為右僕射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綜領
留事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
為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衛部伍皆擬
乘輿奪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歸化及擁衆十
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

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方取啓狀與唐奉義薛世良等參決之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官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撓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旣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柄德戡

由是憤怨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爲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謀以後軍襲殺化及使立德戡爲主遣人詣賊帥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仁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爲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縊殺之并殺其支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強帥衆具牛酒迎之先是羅川令

蕭銑自稱梁王至是卽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煬
帝凶問至長安隋恭帝禪位於唐唐王卽帝位唐奉
隋帝爲鄒國公東都留守官奉越王卽皇帝位大赦
改元皇泰宇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以王軌爲刑部
尚書使守之引兵共趨黎陽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
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渡河保黎陽分兵圍
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與世勣以烽火相應
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
掎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皂
隸破野頭耳父兄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

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天地所不容將欲
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
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用作書語耶密謂
從者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圖爲帝王吾當折杖驅
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
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爲地道
出兵擊之化及大敗焚其攻具時李密請降皇泰主
令先平化及賜以詔書密受詔東擊化及王軌降於
密化及大懼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等皆降化
及趣魏縣八月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備

天子儀衛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九月追謚隋太上皇為煬帝化及至魏縣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飲奏女樂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強求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殺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族滅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竇建德數相鬪閱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恒其衆多亡化及自知必敗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鳩殺秦王浩即帝位於魏

縣國號許改元天壽署置百官二年正月唐李神通擊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拔魏縣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閏二月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與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為隋民隋為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讐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李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戰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為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

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天不攻而下之爲功甚易奈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旣而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送黨宇文智及楊士覽許弘仁集隋宮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

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至襄國斬之四口月王世克稱皇泰主命禪位於鄭世克奉皇泰主爲潞國公五月王世克醜皇泰主縊殺之謚曰恭皇帝

初李密作書以移郡縣曰自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羲農軒頊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祗畏上玄愛育黔首乾乾終日習異翼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已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治致昇平驅之

仁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國多年
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徃因
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旨聖寶胙篋以取神器及纘
承負宸狼虎其心始瞋明兩之暉終于少陽之位先
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為梟獍便行鳩毒禍深於莒僕
釁酷於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州吁安忍闕伯日
尋劔閣所以懷凶晉陽所以興亂甸人為罄淫刑斯
逞夫九族旣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
光大况復隳壞盤石勦絕維城脣亡齒寒寧止虞虢
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

人倫之體別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
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鑲諸
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雞鳴於詰旦雄雉恣其羣飛相
衣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
成公卿宜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
機未曉求衣久晷不食大禹不貴於尺璧光武不隔
於支體以是憂勤深慮幽枉而荒涵于酒俾晝作夜
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窟室每籍糟丘朝會罕見
其身羣臣希覩其面斷決自此不行敷奏於是停擁
中山千日之飲醕酏無名襄陽三雅之盃留連詎此

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為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辛之譴為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珠玉之華寧須綈錦之麗故璿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二世是以傾覆而不遵古典之念前章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闕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為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徹不過十畝刀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

府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歛逆折十年之租枹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牀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煙火斷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謠乃復廣積薪芻多備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飄風東雨聊竊比於先驅車轍馬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秭之勤人阻來蘇

之望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
長城之役戰國所爲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
而追蹤秦代板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屍骸蔽
野血流成河積怨滿於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
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
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強弩
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能動於鴻毛石田
得而無堪雞肋啖而何用而恃衆怙力強兵黷武惟
在并吞不思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令億
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寔爲黃池之盟符堅滅

身良由壽春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在後復
矢相顧髮而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
言啓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
聞獻替之言夏禹懸鞀時聽規箴之美而愆諫違卜
蠹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左僕射齊國公高頴
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蹇
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癸之
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
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
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

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公梁冀受黃金之
虵孟他薦蒲萄之酒遂使彞倫攸斃政以賄成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
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宜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
義豈食言自昏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
伐至如浩疊陪蹕東都守固閩鄉野戰鴈門解圍自
外征夫不可勝紀既立功勳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
言行浮詭危急則勲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
鞅之頒金同項王之剗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
重賞求人死力走丸逆坂此非難凡百驍雄誰不

讐怨至於匹夫叢爾宿諾不虧旣在乘輿二二其德
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四維不張三靈總
瘁無大無小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麓南山
之竹書罪未窮决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
於上國猥猥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
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爲計纔一而已蒼
生慄慄咸憂杞國之崩赤子嗷嗷但愁歷陽之陷且
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殷亡之年三十姬終之世
故讖籙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
代終之光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况乃攬捨竟天

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爲義興兼朱雀門
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爲墟之
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豐非多殷人則咎徵更
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
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命景亳三
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轟轟隱
隱如霆如雷彪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
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
挺出周太保魏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
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嗣元皇之業篤

生白水日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大寶之文斯著加
以姓符圖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
卜文王厄於羗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
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
宋九五龍飛之始天人豹變之初歷試諸難大敵彌
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翼亮經綸伊
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齊國公孟
讓柱國歷城公孟暢柱國絳郡公裴行儼大將軍左
長史邴元真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劔則截蛟
斷鼉擊弧則吟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

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輶之士拔距投石之夫驥馬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期運伏茲億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起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為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熒舉崑崙而壓小卯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等昆吾惡稔飛廉姦佞久迷天數敢拒義兵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彼倒戈之心乘我

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為小達等助桀為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鷲巢衛幕魚遊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暮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已先據為日久矣既得迴洛又取黎陽天下之倉非隋所有四方起義惟魏是從食足兵強直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將受服專征遐邇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殷事夏袁謙擒自藍水張須陁獲在滎陽竇慶戰沒於淮南郭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候聊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秉戎律略地東南

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濟陽
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陽海內
英雄咸來響應封民贍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
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公
李景考功郎中房世基發自臨渝劉興祖起於白朔
崔白駒在潁川起方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
俱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獻於軍前
壺漿盈於道路諸君等並衣冠世胄杞梓良才神鼎
靈繹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鵠起今也其時鼉鳴
鼙應見機而作宜各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

光武蕭何之奉高帝豈止金章紫綬碧蓋朱輪富貴
以重當年忠貞以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
吠堯之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懷崩墮之祿審配死於
袁氏不如張洽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
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令不自疑脫猛
虎之猶豫起舟中之敵國夙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
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授如闇於成事守
迷不反崑山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黃
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
告海內咸使聞知祖君之辭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一



所藏圖書